

守望家园

# 根的传记

· 森 · 林 · 之 · 卷 ·

54700/50

守望家园

## 根的传记

——森林之卷

---

著 者：徐 刚

责任编辑：李永平

出版发行：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

社 址：长沙市展览馆路 66 号

印 刷：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

厂 址：长沙市韶山路 158 号

邮 编：410004

(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厂联系)

经 销：湖南省新华书店

出版日期：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

开 本：850mm×1168mm 1/32

印 张：6.375

插 页：4

字 数：161000

印 数：1—30100

书 号：ISBN 7—5357—2383—7 /X·19

定 价：8.00 元

(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)

---

# 鸣沙之祷——自序

这沙岸是湿润的，当我用我的心去丈量一粒沙子的深度和广度时，凝结在沙子中的风涛雨雪、日月精灵顿时释放了，我体验着被一粒沙子淹没的过程，听鸣沙之祷。

沙子说，你忘记摇篮已经很久了。

沙子说，你每天都喝很多的水，而且泡着上好的茶叶，但你的目光正在枯槁，心灵的皱褶像一小块龟裂的土地。

昨天刚下过暴雨，有决堤，洪峰如山。

你还是干燥，你的心是干燥的，欲望像火，没有青烟的焚烧、灼烤，无声无息地把你的日子烧成一堆死灰。雨滴掉在死灰上，好比一片焦黄的叶子泡在水里，还会泡出绿色、泡出生命来吗？好在，你已经到海边

了，你还来得及。

时间到了，该去的去了，该来的来了。

倘若只是我的枯槁，也就罢了。像落叶，在浅水、深水中晃荡一阵，假如能让人想起先祖的“剡木为舟”，便算是废物利用皆大欢喜发挥了余热。可是，亲爱的沙子，在我身后，你一定看见了。浮躁的、忧郁的、为了蝇头小利奔走的、因着走私贩毒玩命的、甚至还有坚决锁闭心灵的叫作“星星雨”的孩子，那枯槁的大队啊！

沙子说，我将拣选，用沙子揉他们的眼睛，再由眼睛的管道把沙子送往心灵深处，实行揉搓和打磨，把海的咸腥与湿润注入血管，他们流出眼泪的时候，他们得救了。

这是感恩的节日。

沙岸上排列着各种卵石和贝壳，就连那一块裂缝密布的礁石也穿上了新生命——一丛海草、几根海带温柔地缠绕着。大海以退潮时的轻微的拍打和渗透吹奏鼓乐，浪花在卵石上跳舞，贝壳包裹着水汪汪的泪眼，大芦荡起伏伏，候鸟在迁徙的途中翩翩来归，你看见那张开的翅膀上驮着什么？沙子说，那是天使的问

候，“到海边的人将会得到湿润，爱海洋的人将会得到涌泉”。

仙鹤落到沙岸时，把翅膀拍打了一下，那天使的问候便落到了卵石和贝壳上，也撒播在芦荡中。你看卵石的斑纹，你看贝壳的线条，你看芦荡中黄色和红色的小花。你看见了便收获了，你读懂了就新生了。

我便像沙子一样蛰伏吗？

是的，蛰伏不是死亡，蛰伏是最大限度地节省你的能量，沉思默想，结构你的《守望家园》，写在沙滩上，刻在卵石间，嵌进贝壳里。不是寻求不朽，海滩上的一切都是游移不定的，沙岸会移动，卵石会沉没，贝壳要去装点另一处岸线。一切都听从一个雕塑家的调度，除了日光和月光之外。

这个雕塑家就是涌向岸边的浪。

冲击浪，或者叫拍岸浪。

于是，你的言说也都消散，你也消散，你消散了便存活了，你消散是消散于海洋，是成为海洋中的一个水分子，至大无大，至小无小，至大也小，至小也大。一个水分子的直径，是一厘米的七十亿分之一。你已经小到只有少女头上一根头发丝的七十亿分之一了。人只见海洋不见你，人看见波涛的时候也看不见你，人欣赏浪花的时候还是看不见你。

此时此刻，荣耀将归于你。

平安将归于你。

喜乐将归于你。

你可以尽情地品味海洋——在重归摇篮之后——你终于知道西太平洋的玛丽安娜海槽了——倘若把地球上最高的珠穆朗玛峰投入其中，它将无影无踪。

人类只崇敬高大。

深刻却包容一切。

这深刻近乎无，有出于无。

哪一个水分子是名家、明星？你是看见海洋了，你见到水分子了吗？但，倘若没有水分子，又哪来海洋的神奇瑰丽、有声有色、庄严妙相？

你看见的并非真有。

你不见的并非真无。

礁石见的最多了，海底下火山爆发、珊瑚岩悄悄地堆积，一个小岛新生了，一个小岛淹没了，潮涨潮落，风大风小，扬帆破浪，樯倾楫摧……

礁石说过什么呢？

礁石什么也没有说。

就连它的裂缝里都长满了青苔——那裂缝

里会发出声音吗？就连它被海浪剥蚀的嶙峋角落，都爬着活的贝类——那嶙峋的伤口流过红血吗？

它只以海水沐浴。

它的目光不会枯槁。

它吸引着那么多的雪浪花，它总是湿漉漉的，滴着灵智，滴着哲思。它在温柔乡里也兀立着，它在山呼海啸中也守望着。

它满身都是伤痕。

粗糙，甚至狰狞，它从不指望你的歌声。

它在月光下却是一个站立的每一根线条都十分温柔  
的梦。

它浑身都是感觉。

你能感觉它的感觉吗？

涛声沙岸梦。

礁石明月夜。

与其说我听鸣沙之祷，还不如说是在感觉某种启示，在沙子之中，在水滴之中，这个瞬间浸湿了我的旅途，此后是泥泞复泥泞。

泥泞的路，生机的路。

泥泞的时节，一定有种子要发芽。

如是花好月圆，我盼着泥泞，让潇潇细雨把熊熊的篝火暂时熄灭，沙子说：

# 节俭地燃烧你的生命吧!

徐 刚

1996年8月23日北京一苇斋灯下

1997年6月改定



---

目  
录

---

- 鸣沙之祷——自序 ●
- 森林：自己的方式
- 一切只是使命 ●
- 遥远的根
- 神奇的也是脆弱的 ●
- 亚马逊与热带雨林
- 最初的与最好的 ●
- 花开花落
- 听雨论竹 ●
- 新加坡之绿
- 以森林的名义 ●
- 草原及沙漠村落
- 欧洲和美国的森林 ●
- 大地对天空之花绽放
- 后记 ●

---

# 森林：自己的方式

一个迄今为止对极大多数哲学家、文学家仍然淡漠的命题，实际上已经困扰人类很久了：

我们当怎样理解并感觉森林和整个植物世界的博大、慈善及爱意？

二百多年前，一封由马萨诸塞清教徒殖民地总督写回英国的信，后来曾经流传一时。显然，北美洲的林中秋色使这位总督震动了，红槭树红得像火焰一般，似乎转眼之间它就会点燃一片山林，山毛榉与白桦则如同入迷的观赏者，和风一起吟着秋林的乐曲；这风声乐声居然又使众多的红叶与金叶飘然落地。至于树冠上的锦绣般的朱红、鲜红、赤金的色彩，你只能仰视，你甚至得躺在林地上才能窥其一二。你躺在林地上也丝毫没有委曲你，那是落叶铺成的重重叠叠的柔软与芬芳。

这位总督在信上感叹道：

如果我要劝说画家用逼真和严密的手法，来画出这里秋天树林的景色，就要求他一定要把彩虹上所有的颜色都揉合在画布上，否则就无从描绘秋叶的各种色彩（《森林》，彼得·法布著）。

但愿这位殖民地总督能很好地保护马萨诸塞秋林的色彩，而没有砍伐太多的树木。公平地说，该总督对森林色彩的感觉还是良好的，据说他这番话使不少西方的油画大师再一次面对森林，而自愧笔下弗如。一种有趣的艺术现象终于找到了答案：无论古典派、印象派、还是现代派的大师们，他们创造了维妙维肖的各种人物形象，从裙袍上光的投影到蒙娜丽莎谜一样的微笑；可是又有谁画出了一根完整的树木、一片森林的完整的一角？那些年轮以及四季的欢乐或者忧郁？假如这一切都有了，森林又是怎样立足与稳固的呢？

森林地下的风景——所有草木的根的延伸、缠结、汲取和输送——那是什么样的技法及色彩均无法描绘的。

原来人之所以被翻来复去地写与画，最根本的原因是人没有根，画者写者被画者被写者，均是无根者。

那么，人又是什么？

也许，在一切思考中没有比人类直面自己的思考，更为艰难的了，正是因着此种艰难，人类纷繁复

杂的思维、思想中的一部分，正在接近人这一事物的本来面目。

巴斯卡尔说：“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，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；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。”巴斯卡尔还讲到了灵魂，他说：“灵魂所时而触及的那些伟大的精神努力，都是它所没有把握住的事物；它仅仅是跳到那上面去的，而不像在宝座上那样永远坐定的，并且仅仅是一瞬间而已。”然而，思想与灵魂怎样才能稳固如大地、如大地上的一草一木呢？

巴斯卡尔讲到了众所周知的巴比伦：

巴比伦的河水在奔流，它冲刷而下，席卷而去。啊，圣锡安山，在那里一切都是稳固的，在那里没有什么会被冲走。

必须坐在岸边，不是在其下或在其中而是在其上；不是站着而是坐着；是坐着才能谦卑，在其上才能稳固。然而我们将站立在耶路撒冷的大门上。

让我们看看这种欢乐是稳固的还是流逝的吧，假如它消逝，那它就是一条巴比伦的河水。

这是 17 世纪时巴斯卡尔《思想录》中思想的痕迹。

巴斯卡尔告诫人们，要对神谦卑。在我看来，对大地、天宇、大自然的谦卑，与对神的谦卑一样重要，实际上当谦卑者看着小草在春天发芽，看着夏日清晨穿上新生命的露珠时，心里充满了对神的敬畏，并且会想起我从哪里来？我到哪里去？

是的，巴斯卡尔，你说得好，“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”。

不揣冒昧，巴斯卡尔，我要略作补充：“但，人没有根。”

德日进的《人在宇宙中》极为深刻而巧妙地为人借得了树的根，他告诉我们，人是树的枝节，但，是最高树的梢：

地球作为行星而存在的过程中只有一次，仅仅一次能被生命覆盖。同样，生命只有一次能逾越自我意识的局限。生命和思想只有一次兴旺期，从此，人便为树的最高枝节。这一点我们不容忘却。从此以后，只有在他里面，（其他一切都被排除）才集中地存在着新的星球的未来希望，这就是生物起源学和宇宙进化论的未来希望。他从不会提前完结或静止下来或者衰亡，如宇宙不同时在其使命上失败的话。

假如我们把自己看作是、仅仅是树的枝节的话，心里便生出扎实与稳固的感觉来，同时还会期待着寻找地底下的根，看它们的走向，会不会与地上的江河溪流、天上的星星黑洞有关连？

可是，当你听尼采说，我们身后的桥已断，不仅如此，就连身后的陆地也已切断时，难免会心生悲凉。无论如何，无根的人们在陆地上奔忙、站立，总是有所凭藉、有个家园，尼采的《欢乐的科学》告诉人们：

在无限的境界。——我们离开了陆地、乘船航行。我们把身后的桥，——不仅如此，我们还把身后的陆地切断了！于是，小船啊，可留神！你的身旁是大海，它不再咆哮，这是真的，它时而像丝绸、黄金和亲切的梦幻。但是，也有那样的时刻，你将看到它的无限，而且没有比无限更为可怕了！啊！可怜的鸟儿，它感到自由，而此刻却撞向鸟笼之壁！当你思念陆地时，那该多么不幸啊，仿佛那里曾经有过更多的

自由——可是“陆地”已不复存在。

尼采仿佛让我听见了鸿蒙未开、伊甸园初造时的一种来自天国的严厉的声音：

给你自由，但是，你没有根。

给你树木和森林，你要倚靠它们，并且在祷告后沉思默想：怎样稳固自己。

给你树木和森林，就是给你大地，给你高山上流下的清水了。

但，你要劳作，耕耘、播种与灌溉。

你守望家园，这林子里便会结出果实，土地上便会有收获。

……

看来，人类为着更彻底的自由，连陆地——土地——也不要了。

H·杨在《无岸的河》中告诉我们，一切生命都充满着痛苦，但，人只听见人在诉说并随意地扩大苦难，“然而，我们对植物知道些什么呢？觉察它们的痛感吗？每秒超过2万往复振荡的呐喊，我们的耳朵听不见。也许全世界、整个宇宙都在呐喊，我们的耳朵却是聋的。可能草也在喊叫，当它被割被拔时，当树木周围架上斧或锯时”……

听不见植物生命的痛苦的呐喊，这远不能说人便是高尚的。

其实，你拔去一棵小草时，几乎不可能把小草的根拔尽，尽管人类知道必须要斩草除根。同样的道理，你锯断一棵树，但你无法歼灭它的庞大而辽远的根系。可是，人一旦死去，能留下什么呢？子女是复制品而毫无根的性质，于是便设法留下钱财——一切东西中最可怜最害人的东西。

有人留下了德行留下了思想，那是可以被后人传诵的，而且一定是靠近了树木、敬畏大自然的缘故，也就是说人的德行和思想只能在环境中产生，海洋、江河、高山、森林无不都是灵智的发源之所。

因此，我们才能读到荷尔德林的《橡树》：

我自园囿来到你们处，山岳之子！  
那里的大自然与勤奋的人们共处，  
它耐心、节俭，着意修饰却又被照料。  
而你们，多么壮丽！犹如巨神面前的  
军队，  
立足于驯服的世上，它只属于你们和  
天空，  
属于抚养和教育你们者和生育你们的大地。  
你们都尚未进过人类的学校，  
由坚实的根部，欢快而自由地挤出，  
而且相互侵袭，如同山雕攫取猎物，  
以力臂取得空间，并向着云端，  
有偌大的灿烂花冠轻松愉快地对准你们，  
你们个个都是一个世界，宛如天空的  
星星，  
你们，众神，在自由的联盟中共存。  
……我多么乐意住在你们中间！

荷尔德林之后，德国战后废墟中站出来的诗人艾希，则给了我们《树木的慰勉》，那是《一个夏季的

终结》的片断：

谁愿没有树木的慰藉而活着！  
它们参与死亡，这多好啊！  
当时间在拱桥下潺潺流去时，  
桃已收获，李子成熟。

我向迁移的候鸟吐露绝望之情。  
它们泰然量出自己在永恒中所占的成分，  
它们的伸展  
可在叶丛中看到，是模糊的强制，  
羽翼的活动把果实着色。  
必须忍耐。  
鸟的字迹不久就有解答，  
舌下可尝出硬币的滋味。

当然，笔者还不能不想到一再引用荷尔德林诗句的海德格尔，他论述了何为拯救：

拯救并不是仅仅把某物从危险中拉出来。拯救的真正的含义，是把某个自由之物置入它的本质中。拯救大地远非利用大地，把大地盘剥殆尽。拯救大地不是主宰大地、征服大地。主宰和征服同贪得无厌的榨取仅仅一步之遥：

凡人以把天空当作天空接受过来的方式安居。他们满怀希望，给神明意外的东西。他们迎候众神到来的谕示，但不错认她们退隐的踪迹。他们不为自己造神，也不盲目崇拜偶像。正是在不幸的深渊中，凡人等待着那已经撤回去的福祉。



海德格尔还写到，他为什么住在乡下，他是怎样在“季节变换之际，日夜地体验它每一刻的幻化”：

群山无言的庄重，岩石原始的坚硬，杉树缓慢惊心的生长，花朵怒放的草地绚丽又朴素的光彩，漫长的秋夜里山溪的奔涌，积雪的平坡肃穆的单一——所有这些风物变幻，都穿透日常存在，在这里突现出来，不是在“审美的”沉浸或人为勉强的移情发生的时候，而仅仅是在人自身的存在整个儿融入其中之际……

严冬的深夜里，暴风雪在小屋外肆虐，白雪覆盖了一切，还有什么时刻比此时此景更适合哲学思考呢？这样的时刻，所有的追问必然会变得更加单纯而富有实质性。这样的思想产生的成果只能是原始而骏利的，那种把思想诉诸语言的努力，则像高耸的杉树对抗猛烈的风暴一样（《人，诗意地安居》 郜元宝译）。

海德格尔所居住的黑森林以及他所向往的农民的“原始单纯的生存”，在他看来却是“不可替代的大地的根基”。在这根基上，群山、岩石、杉树突现在人们眼前。如果我们也如同海德格尔所说的不是旁观的审美，也不是为着移情去移情，而是“整个儿融入其中之际”，我们会看见什么？

在读到“诗人的天职是还乡”之前，我已经还乡很